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# 诗经译注

(修订本)

周振甫 译注

中华书局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

中华书局

# 诗经译注

周振甫  
译注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译注/周振甫译注. -2版(修订本). -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3

(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)

ISBN 978-7-101-07240-2

I. 诗… II. 周… III. ①古体诗-中国-春秋时代②诗经-译文③诗经-注释 IV. 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8084号

- 
- 书 名 诗经译注(修订本)  
译 注 者 周振甫  
丛 书 名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 
原版责编 张 耕  
新版责编 石 玉  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 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
版 次 2002年7月北京第1版  
2010年3月北京第2版  
2010年3月北京第6次印刷
- 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17 插页2 字数404千字
- 印 数 23001-28000册
- 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7240-2
- 定 价 39.00元
-

## 引 言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先秦时代称为《诗》，都称有三百多首。孔子称为“《诗》三百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又称“诵《诗》三百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；《墨子·公孟篇》里有“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”。大概当时传的《诗》就只有三百零五首，举成数说，只说三百首了。到了汉朝，尊称《诗》为经，才有《诗经》的称呼。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《诗经》二十八卷，齐、鲁、韩三家”。

这部《诗》是谁编的？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说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：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。”这是把删诗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的删定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、《清庙》四首诗作为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开始，认为这四首诗有关于王道的开始，也始于孔子，把一切有关于《诗经》的事都归到孔子身上。其实孔子没有说过诗三千余篇的话，没有说过删诗的话。《诗》到孔子手里，只有三百余篇。这三百篇都已配上音乐，音乐也不是孔子配的。后来孔子周游列国，回到鲁国，那时《诗》的《雅》、《颂》上原配的音乐已经散乱了，这时孔子才加以整理，所以说孔子给《诗》配上音乐是不对的。把《诗》中的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、《清庙》作为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开始，是编《诗》的人这样安排的。

《诗》既不是孔子编的，这样安排也不是孔子的。把这样安排称为“四始”，说是有他的用意，是《毛诗》的话，也不出于孔子。因此，司马迁讲的话，都是不对的。

到了宋朝，朱熹写《诗集传·序》说：“孔子生于其时，既不得位，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，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。去其重复，正其纷乱，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，恶之不足以为戒者，则亦刊而去之，以从简约，示久远，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，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，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，而其教实被于万世，是则《诗》之所以为教者然也。曰：‘然则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体，其不同若是，何也？’曰：吾闻之，凡《诗》之所谓《风》者，多出里巷歌谣之作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惟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，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故其发于言者，乐而不过于淫，哀而不及于伤，是以二篇独为《风诗》之正经。自《邶》而下，则其国之治乱不同，人之贤否亦异，其所感而发者，有邪正是非之不齐，而所谓先王之风者，于此焉变矣。若夫《雅》、《颂》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庙乐歌之辞，其语和而庄，其义宽而密，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，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《雅》之变者，亦皆一时贤人君子，闵时病俗之所为，而圣人取之，其忠厚惻怛之心，陈善闭邪之意，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《诗》之为经，所以人事浹于下，天道备于上，而无一理之不具也。”朱熹讲的话，结合他的认识，实际上同司马迁的推重孔子是一样的。司马迁讲孔子删《诗》，朱熹也讲孔子删《诗》。司马迁讲孔子用《诗》作为王者政治的开始，朱熹也有这个意思。朱熹说“而圣人取之”，就是说孔子取之，实际上是说《诗》是孔子编定的，只是不提孔子罢了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上讲《商颂》时，说：“至孔子编《诗》而已亡其七篇。”是说《商颂》本十二篇，“亡其七篇”，只剩了五篇，这里明确地提了“孔子编《诗》”，承认《诗》是孔子编的。

## 两次编《诗》

孔子有没有删《诗》，有没有编《诗》呢？清方玉润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说：“且孔子未生以前，《三百》之编已旧，孔子既生而后，《三百》之名未更。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，《诗》之篇次悉与今同（惟《豳》次《齐》，《秦》又次《豳》，小异），其时孔子年甫八岁。迨杏坛设教，恒雅言《诗》，一则曰‘《诗》三百’，再则曰‘诵《诗》三百’，未闻有‘三千’说也。厥后自卫反鲁，年近七十。乐传既久，未免残缺失次，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，又何尝有删《诗》说哉？”孔子既没有删《诗》，也没有编《诗》，那末《诗经》是谁编的呢？说《诗》是谁编的，已无法考证，只能考《诗》是哪个机关编的。当时是鲁襄公二十九年，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，他知道周朝把周乐送给鲁国，就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。周乐用《诗》的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作为歌辞，所以季札听了周乐，也听了《诗》的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。编周乐的周朝大乐官也把《诗》编成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他是按照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次序排列的。《风》是二十五国，他把二十五国的歌谣排在第一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当时周朝有采诗的官，周朝可以派他到二十五个诸侯国去采集歌谣。像鲁国，只是一个诸侯国，就不能派官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集了。所以说孔子编《诗》是不对的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谈《邶风》说：“武王克商，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，南谓之鄘，东谓之卫，以封诸侯。邶、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，诸家均未详。”“惟邶、鄘地既入卫，《诗》多卫诗，而犹系其故国之名，且编之卫国前，《序》与《传》都莫名其妙。……范氏处义曰：‘先《邶》而后《鄘》者，岂以其亡之先后欤？’”季札听了邶、鄘、卫诗，曰：“美哉渊乎，忧而不困者也！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”原来邶、鄘已并入卫，已没有了。可是周代编《诗》的乐官不承认卫国并吞了邶、鄘，还写明是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。

再看方玉润论《唐风》：“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。南有晋水，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。……十七传至晋侯缙，为曲沃武公所并。然武公能灭晋之宗而不能灭唐之号，能冒晋之号而不能继唐之统。君子欲绝武公于晋而不可，故总名其诗为唐以寓意焉。”

再看方玉润讲《商颂》：“愚谓颂之体始于商，而盛于周。……而乃先周而后商者，何哉？盖先周者，尊本朝，后商者，溯诗源，编《诗》体例应如是耳。”

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就听到许多诗看，从方玉润论邶、鄘风诗及《唐风》、《商颂》诗看，知第一组编《诗》的人就是编周乐的周朝乐官。从季札观周乐看，季札在听到《齐风》后，就听《豳风》，他听了《豳风》说：“美哉，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大概季札听的《豳风》，只有《七月》一首诗，下面的《鸛鸣》诗他没有听到。《鸛鸣》诗说：“予室翘翘，风雨所飘摇，予维音晓晓。”倘季札听到这诗，谈不上“乐”了。倘季札听《豳风》，只听见《七月》一首诗，那把它放在《齐风》后面，没有不合。不过鲁国的乐官听了，一定很不满意，把相传周公作的诗附在后面，成了方玉润讲的《豳风》。方玉润说：“案《豳》仅《七月》一篇，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，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，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此。周公生长世胄，位居冢宰，岂暇为此？且公刘世远，亦难代言。此必古有其诗，自公始陈王前，俾知稼穡艰难并王业所自始，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。至《鸛鸣》、《东山》二诗，乃为公作。《伐柯》、《破斧》、《九罭》、《狼跋》则又众人为公而作之诗。以其无所系属，故并附《七月》后，而统而名之曰《豳》，凡以为公故也。……且诗以《风》名，有正不能无变，既漓又当返淳。天下淳风，无过农民，此《七月》之诗所以必居变风之末者也。……”这是又一次编《诗》，当出于鲁乐官之手。孔子在季札观周乐时只有八岁，未必参与第二次改编的事。第一次编《诗》的本子既到了鲁国，鲁国的乐官听了季札的评《豳风》，一定很不满意，把相传周公作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，附在《七月》后，按照方玉

润说的道理,把《邶风》放在十二国风最后,可能是出于鲁国乐师之手。这是第二次的改编。

## 孔子论《诗》

孔子以《诗》教人,《论语·为政》:“子曰:‘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’”朱熹注:“言三百者,举大数也。蔽犹盖也。‘思无邪’,《鲁颂·駉》篇之辞,凡《诗》之言,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,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,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,且或各因一事而发,求其直指全体,盖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,故夫子言《诗》三百篇,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,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。”

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曰:‘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,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,亦奚以为?’”朱熹注:“《诗》本人情,该物理,可以骇风俗之盛衰,见政治之得失。其言温厚和平,长于风谕,故从之者,必达于政而能言也。”孔子教儿子孔鲤学《诗》,说: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当时的外交官,都用念《诗》来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不念《诗》,在外交上不能说话,念《诗》可以供外交上发言之用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子谓伯鱼曰:‘女(汝)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夫,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软?’”朱熹注: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《诗》首篇名,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。正墙面而立,言即其至近之地,而一物无所见,一步不可行。”说明孔子极看重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孔子所以看重二南,因为二南的诗,是接受周文王教化的。周文王的教化,是实行王道的。可见孔子讲《诗》,是从实行王道来的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子曰:‘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(感发志意),可以观(考见得失),可以群(和而不流),可以怨(怨而不怒)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(人伦之道,《诗》无不备,二者举重而



言)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(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)。”朱熹注:“学《诗》之法,此章尽之。读是经者,所宜尽心也。”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:“颜渊问为邦,子曰:‘……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。’”朱熹注:“放谓禁绝之。郑声,郑国之音。佞人,卑谄辩给之人。殆,危也。”《论语正义》说:“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,男女聚会,举歌相感,故云‘郑声淫’。非谓郑诗皆是如此。”

《论语·子罕》:“子曰:‘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朱熹注:“鲁哀公十一年冬,孔子自卫反鲁,是时周礼在鲁,然《诗》乐亦颇残缺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,参互考订,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,故归而正之。”

孔子论“放郑声”、“郑声淫”,《论语正义》以郑声指郑国之俗,而不以指郑国之诗,极善,是孔子非放逐郑诗也。孔子之正《雅》、《颂》,是在《雅》、《颂》放废以后。孔子不言四始,则司马迁论孔子言四始及弦歌三百五篇皆非其实矣。

### 三家《诗》与《毛诗》

汉时言《诗》有鲁、齐、韩三家《诗》,后又有《毛诗》。三家《诗》,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:“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培公,于齐则轅固生,于燕则韩太傅。”又称“申公者,鲁人也。……归鲁,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,复谢绝宾客。独王(鲁恭王)命召之,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以教,无传疑,疑者则缺不传。……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。……”“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,齐人也,以治《诗》,孝景时为博士。……久之,病免。今上初即位,复以贤良征固,诸谀儒多疾毁固,曰:‘固老。’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余矣。……自是之后,齐言《诗》皆本轅固生也。诸齐人以《诗》显贵,皆固之弟子也。”“韩生者(名婴),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。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《诗》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,其语颇与齐鲁间殊,然其归一焉。……自是之后,而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

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”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毛公，赵人也。治《诗》，为河间献王博士。……”郑玄《诗谱》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于其家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：“孔子删《诗》授卜商，商为之《序》，以授鲁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鲁人孟仲子，孟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，荀卿授鲁国毛亨，亨作《训诂传》，以授赵国毛萇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，萇谓小毛公。”

这样，西汉讲《诗经》的有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三家，都列于学官。三家的书，用今文写的，即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。还有《毛诗》，没有立于学官，是用古文写的，即用周代的文字写的。清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说：“《诗》则鲁、齐、韩三家立学官，独毛以古文鸣。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，颇左右之。刘子骏（歆）名好古文，尝欲立《毛诗》，然其《移太常书》，仅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逸礼》三事而已。东汉之季，古文大兴，康成（郑玄）兼通今古，为毛作笺，遂以翼毛而凌三家。盖毛之诂训，非无可取，而当大同之世，敢立异说，疑误后来，自谓子夏所传，以掩其不合之迹，而据为独得之奇，故终汉世少尊信者。魏晋以降，郑学盛行，读《郑笺》者必通《毛传》。其初，人以信三家者疑毛，继则以宗郑者暱毛，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，而三家亡矣。众照漂山，聚蚊成雷，乃至学问之途，亦与人事一辙。君子观于古今盛衰兴亡之故，可不为长叹息哉！”那末，王先谦讲《毛诗》突出的不同于三家《诗》而错误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《毛传》巨谬，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，羸入《大序》之中。”“二南疆域，三家具存其义，若如毛说，是十五《国风》不全也。”《毛诗》在《诗大序》中插入一段说：“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，南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、《驹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《风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”原来从《关雎》到《麟之趾》十一篇诗叫《周南》，从《鹊巢》到《驹虞》十四篇诗叫《召南》。《周南》是指周公领导的

南国,《召南》是指召公领导的南国,所以成为两个南国,占十五《国风》之二。照《毛诗》的讲法,不作为二个南国,就少了两国,成为十三《国风》,就不对了。《毛诗》第一句话,像《羔裘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朝也。”《女曰鸡鸣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不说德也。”《鸛鸣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不壹也。”《楚茨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幽王也。”《信南山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幽王也。”《甫田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幽王也。”《瞻彼洛矣》,《毛诗序》说:“刺幽王也。”……“《楚茨》以下诸篇,毛以为‘刺幽王’者,篇中皆无刺义。”这是《毛诗序》的不可信的第二点。又称:“《关雎》之为刺,三家《诗》说并同。《琴操》、《驺虞》、《鹿鸣》诸篇,亦与众说相应,无一家独自立异者,虽旧文散落,大致尚堪寻绎。而毛于《关雎》、《驺虞》别创新说,又以《驺虞》配《麟趾》为《鹊巢》之应,私意牵合,一任自为,其居心实为妄繆,宜刘子骏不敢以之责太常也。”这是说《毛诗》别创新说,私意牵合,实不可信,三也。又说:“《毛诗》则诡名子夏,而传授茫昧,姓名参错,其大旨与三家歧异者凡数十,即与古书不合者亦多,徒以古文之故,为郑偏好。诸家既废,苟欲读《诗》,舍毛无从。抚今者溯往事而不平,望古者睹遗文而长叹,是以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,不一其人,而侯官陈氏,最为详洽。”从后面的文章看,他是讲陈乔枏。这样看来,不论是陈乔枏或王先谦,研究三家《诗》的,都想纠正《毛诗》的误解,求得三家《诗》的解释,以求正确解《诗》。

### 朱熹和方玉润

研究三家《诗》的人想借三家《诗》来纠正《毛诗》的错误,但三家《诗》有的同《毛诗》一样错了,怎么办?这时有朱熹来纠正。但朱熹也有错的,怎么办?就靠方玉润来纠正。方玉润也有不明白的,只好靠其他人了。比方《周南》的《卷耳》诗,第一章说: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真(置)彼周行。”“我”指妇人,这个妇人拿着顷筐采卷耳,不满顷筐,因为怀人,把顷筐放在大路上。可

是《鲁诗》说：“思古君子官贤人，置之列位也。”把“怀人”解作“思古君子”，把“彼”指“贤人”，把“周行”解作周朝的官的行列，说成“置之列位”。说明《鲁诗》全错了。朱熹把“周行”解作“大路”，对了。但诗的第二章说：“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”朱熹说：“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，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，则马罢（疲）病而不能进，于是初酌金罍之酒，而欲不至于长以为念也。”第二章里有两个“我”字，朱熹把第二章的两个“我”字说成即第一章的“我”，认为妇人上山，错了。方玉润说：“故愚谓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。……则求贤官人之意，亦无不可通也。”方玉润认为是“妇人念夫行役”，则诗第二章中的两个“我”指丈夫说的，纠正了朱熹的错误。但说：“则求贤官人之意，亦无不可通也。”这是回到第一章说“周行”是周朝官的行列，又错了。“周行”指大路，是朱熹的正确解释。即朱熹对诗的第一章解释对了，对第二章的两个“我”字解错了。方玉润对第二章解释对了，对第一章解释错了。只有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对《卷耳》的解释，认为“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”，第一章写妇人，第二章写丈夫，讲得正确。因此，我的解释，先用《毛诗》的解释，因为《诗经》只有《毛诗》传下来，不能不引用它；再引用三家《诗》或朱熹的评论《毛诗》，因为三家《诗》或朱熹确实能批评《毛诗》的不足；再引用方玉润，因为他确能指出《毛诗》和朱熹的不足来。凡是《毛诗序》讲的同三家《诗》一样的，我用又，称又三家《诗》，或又朱熹论。倘《毛诗序》讲的同三家《诗》不同，称一是《毛诗序》，二是三家《诗》；或一是《毛诗序》，二是朱熹《诗》。我就是这样注释的。至于方玉润的不足处，为了节省篇幅，不可能作细致的批评，只能简略地指一下谁对而已。有的不指出，让读者自己判断，因为看了诗注，再看了《毛诗序》和别的解释，必能自己作出判断，来节省我的批判了。

# 目 录

引 言	.....	( 1 )	
卷 一	.....	( 1 )	
国 风	.....	( 1 )	
周 南	.....	( 1 )	
关雎	..... ( 1 )	兔置	..... ( 10 )
葛覃	..... ( 3 )	采芣苢	..... ( 11 )
卷耳	..... ( 4 )	汉广	..... ( 12 )
樛木	..... ( 6 )	汝坟	..... ( 14 )
蟋斯	..... ( 8 )	麟之趾	..... ( 15 )
✓桃夭	..... ( 9 )		
召 南	.....	( 17 )	
✓鹊巢	..... ( 17 )	殷其雷	..... ( 25 )
采芣	..... ( 18 )	摽有梅	..... ( 26 )
草虫	..... ( 19 )	小星	..... ( 27 )
采蘋	..... ( 21 )	江有汜	..... ( 28 )
甘棠	..... ( 22 )	✓野有死麕	..... ( 30 )
行露	..... ( 23 )	何彼裵矣	..... ( 31 )
羔羊	..... ( 24 )	驹虞	..... ( 32 )

- 卷 二 ..... ( 33 )
- 国 风 ..... ( 33 )
- 邶 风 ..... ( 33 )
- 柏舟 ..... ( 33 )
- 绿衣 ..... ( 35 )
- 燕燕 ..... ( 36 )
- 日月 ..... ( 38 )
- 终风 ..... ( 40 )
- 击鼓 ..... ( 41 )
- 凯风 ..... ( 43 )
- 雄雉 ..... ( 44 )
- 匏有苦叶 ..... ( 45 )
- 谷风 ..... ( 46 )
- 式微 ..... ( 49 )
- 旄丘 ..... ( 50 )
- 简兮 ..... ( 51 )
- 泉水 ..... ( 52 )
- 北门 ..... ( 54 )
- 北风 ..... ( 55 )
- 静女 ..... ( 56 )
- 新台 ..... ( 57 )
- 二子乘舟 ..... ( 58 )
- 鄘 风 ..... ( 60 )
- 柏舟 ..... ( 60 )
- 墙有茨 ..... ( 61 )
- 君子偕老 ..... ( 62 )
- 桑中 ..... ( 63 )
- 鶉之奔奔 ..... ( 65 )
- 定之方中 ..... ( 66 )
- 蟋蟀 ..... ( 67 )
- 相鼠 ..... ( 68 )
- 干旄 ..... ( 69 )
- 载驰 ..... ( 70 )
- 卫 风 ..... ( 73 )
- 淇奥 ..... ( 73 )
- 考槃 ..... ( 74 )
- 硕人 ..... ( 75 )
- 氓 ..... ( 77 )
- 竹竿 ..... ( 81 )
- 芄兰 ..... ( 82 )
- 河广 ..... ( 83 )
- 伯兮 ..... ( 84 )
- 有狐 ..... ( 85 )
- 木瓜 ..... ( 86 )

王 风	..... ( 88 )	
黍离	( 88 )	兔爰..... ( 94 )
君子于役	( 89 )	葛藟..... ( 95 )
君子阳阳	( 90 )	采葛..... ( 96 )
扬之水	( 91 )	大车..... ( 97 )
中谷有蓷	( 92 )	丘中有麻..... ( 98 )
卷 三	..... (100)	
国 风	..... (100)	
郑 风	..... (100)	
缁衣	( 100 )	狡童..... ( 113 )
将仲子	( 101 )	褰裳..... ( 113 )
叔于田	( 103 )	丰..... ( 114 )
大叔于田	( 104 )	东门之墠..... ( 115 )
清人	( 106 )	风雨..... ( 116 )
羔裘	( 107 )	子衿..... ( 117 )
遵大路	( 108 )	扬之水..... ( 118 )
女曰鸡鸣	( 109 )	出其东门..... ( 119 )
有女同车	( 110 )	野有蔓草..... ( 120 )
山有扶苏	( 111 )	溱洧..... ( 121 )
蓍兮	( 112 )	
齐 风	..... (123)	
鸡鸣	( 123 )	东方未明..... ( 127 )
还	( 124 )	南山..... ( 128 )
著	( 125 )	甫田..... ( 129 )
东方之日	( 126 )	卢令..... ( 130 )

- 敝笱…………… (131)      猗嗟…………… (134)  
 载驱…………… (132)
- 魏 风…………… (136)
- 葛屨…………… (136)      十亩之间…………… (141)  
 汾沮洳…………… (137)      伐檀…………… (142)  
 园有桃…………… (139)      硕鼠…………… (144)  
 陟岵…………… (140)
- 唐 风…………… (146)
- 蟋蟀…………… (146)      羔裘…………… (154)  
 山有枢…………… (148)      鸛羽…………… (155)  
 扬之水…………… (150)      无衣…………… (157)  
 椒聊…………… (151)      有杕之杜…………… (158)  
 绸缪…………… (152)      葛生…………… (158)  
 杖杜…………… (153)      采芣…………… (160)
- 秦 风…………… (162)
- 车邻…………… (162)      黄鸟…………… (169)  
 驺虞…………… (163)      晨风…………… (171)  
 小戎…………… (164)      无衣…………… (172)  
 兼葭…………… (166)      渭阳…………… (174)  
 终南…………… (168)      权舆…………… (174)
- 陈 风…………… (176)
- 宛丘…………… (176)      衡门…………… (178)  
 东门之枌…………… (177)      东门之池…………… (179)



东门之杨····· (180)	月出····· (183)
墓门····· (181)	株林····· (184)
防有鹊巢····· (182)	泽陂····· (185)
桧 风····· (187)	
羔裘····· (187)	隰有萋楚····· (189)
素冠····· (188)	匪风····· (190)
曹 风····· (192)	
蜉蝣····· (192)	鸛鷖····· (194)
候人····· (193)	下泉····· (196)
豳 风····· (198)	
七月····· (199)	伐柯····· (210)
鸛鷖····· (204)	九罭····· (211)
东山····· (205)	狼跋····· (212)
破斧····· (208)	
卷 四····· (213)	
小 雅····· (213)	
鹿鸣之什····· (213)	
鹿鸣····· (214)	天保····· (223)
四牡····· (215)	采薇····· (225)
皇皇者华····· (217)	出车····· (228)
常棣····· (218)	杕杜····· (230)
伐木····· (221)	南陔····· (232)